

“苏州弃儿”50年后集体寻亲”后续报道②

19名“弃儿”苏州寻亲： 爸妈，我们回来了！



19名弃儿苏州寻亲 现代快报/ZAKER南京记者 宋体佳 摄

9月11日上午，苏州，小雨。19名来自连云港、淮安等地的“弃儿”，站在苏州市社会福利总院旧址附近默默祈祷。据了解，50多年前，苏州等地区很多“弃儿”被领养。伴随着养父母的离世，当年被领养至连云港灌南县新安镇的“苏州弃儿”开始踏上集体寻亲之路。现代快报报道后，寻亲群体不断壮大。50多年后，19名“弃儿”相约赴苏州寻根，来到他们的命运转折地，多名寻亲者眼含泪水轻声念叨：爸、妈，我们回来了！

现代快报/ZAKER南京记者 宋体佳 王晓宇

方便核验 “弃儿”们集体录下DNA信息

58岁的凌志通，是连云港市灌南县新安镇人。作为一名“弃儿”，在历经多年寻亲无果后，他只好向媒体求助，从而揭开了集体寻亲的序幕。9月1日，现代快报以《9名“苏州弃儿”50年后集体寻亲》为题率先报道了凌志通等人的寻亲故事。此后，凌志通的家俨然成了寻亲联络站，在短短几天时间，光新安镇就形成了一个多达18人的寻亲集体。

9月8日，现代快报对灌南新安镇“苏州弃儿”打算集中前往苏州寻根的事情进行了报道。此后，

尚晓玲等两名已在淮安定居生活的“苏州弃儿”加入寻亲团队。9月10日上午，19名“苏州弃儿”一起包车前往苏州寻亲。

“还有一个叫尚兆霞的弃儿，她人没有来，我帮她把血样带过来了。”57岁的尚晓玲目前居住在淮安市淮阴区，在了解自己的身世谜团之后，她曾在10年间四处寻亲，却未能如愿。9月10日，到达苏州后，他们即刻在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将个人的DNA信息录入系统，以备亲人前来寻找时，便于身份对比核验。

冒雨寻根 他们满眼泪水“我们回来了”

“昨天去采集了DNA信息，这样找到亲人的可能性就更大。”拿着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DNA信息采集表，57岁的方桂珍颇为兴奋。据她介绍，为了寻亲，19名弃儿每人拿出一笔钱，除了用于车旅费和DNA信息采集费外，他们还专门定制了印有“寻亲”字样的统一白衬衫，以及印有“爸、妈，我们回来了”等文字的横幅。“我在帮忙挂这条横幅的时候，一看到这句话就想哭，我实在太想找到亲人了……”方桂珍如是说。

作为此次苏州之行的一个重要内容，11日上午，凌志通等19名弃儿还一起前往苏州市社会福

利总院旧址参观，50多年前，他们正是从这里，被灌南的养父母们一个一个领养着离开的。“当年要不是被送到这里，可能我们早就被饿死了。”同样是现居灌南县新安镇的“苏州弃儿”，57岁的刘加生是新加入的寻亲者之一，在他看来，当年的苏州市社会福利总院相当于自己的再生之地。也正因此，50多年后，他再次回到这里时，情绪激动，一度哽咽。

而在苏州市社会福利总院旧址参观过程中，多位寻亲老人满眼含泪。19名“弃儿”情不自禁地念叨：爸、妈，我们回来了！场面颇为感人。

相互宽慰 已是一家人，找不到亲人也不遗憾

方桂珍曾于2002年写信给苏州市民政局，这么多年却一直未能找到亲生父母。这曾在短时间内让方桂珍感觉难过，但9月11日上午，在19名寻亲者们的相互宽慰之下，她反倒释然了，“我们这么多人的身世都相同，都是孤儿，现在我们聚集到一起，大家相处得非常好，就像兄弟姐妹一样。我当然希

望能找到自己的亲人，但就算真的找不到，那也没啥遗憾的，他们也算是我的亲人了。”

19名寻亲“弃儿”中，大部分来自灌南县新安镇同一个社区，但此前他们交流很少，直到因为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后，才逐渐熟络、热情起来。如今，他们俨然成了“一家人”。

寻亲档案之2

- 尹凤军，男，1960年2月11日生，1961年9月5日被南京火车站送至福利院，后被领养至连云港灌南县新安镇。
- 王登来，男，生于农历七月十六，1961年从苏州领养至连云港灌南县田楼镇。
- 柳增光，男，1953年6月生，1966年从镇江领养至灌南县新安镇。印象中为丹阳人，生父叫王甫金，自己原名叫王雷根。
- 申志强，男，1952年生，1961年从镇江领养至灌南县新安镇。记忆中有个姐姐，自己的鼻梁中间有明显疤痕，可能是生父留下的记号。
- 刘加生，男，1959年1月16日生，1961年从苏州领养至灌南县新安镇，领养时手牌上名字叫唐坤。
- 陶立富，男，1958年10月5日生，1961年从苏州领养至灌南县新安镇。早在28年前曾通过苏州广播电台寻获疑似亲人，对方姓张，后因拆迁及通讯不便失去联系。
- 郑金玉，男，1956年3月生，8岁时从苏州领养至灌南县新安镇。
- 陈添华，男，1960年2月6日生，1961年前后从苏州领养至灌南县新安镇。
- 汪乃涛，男，1960年5月8日生，1960年5月15日从玄武区新街口派出所送至孤儿院，1961年从南京领养至灌南县新安镇。
- 尚晓玲，女，1959年11月1日生，1960年4月23日被送至孤儿院，1962年4月12日从苏州领养至淮安市淮阴区。
- 尚兆霞，女，1960年8月4日生，原姓朱（生父留在其怀中的字条），可能1961年被送到苏州福利院，1962年被领养至淮安市淮阴区。

上床就感觉蚂蚁在骨头里爬 “不宁腿综合征”病根在心理

晚上睡觉前，你会有怎样的习惯，频繁上厕所，开着灯睡？市民李阿姨一上床，就感觉双腿不舒服，有时候感觉有蚂蚁在骨头里爬，但就是查不出什么病。最后李阿姨去看心理医生，原来是心理“捣乱”，她患上了“不宁腿综合征”。

通讯员 刘敏 现代快报/ZAKER南京记者 安莹

60多岁的李阿姨，两个多月前得了一种“怪病”。一到晚上，尤其是上了床准备睡觉时，就会觉得腿部酸胀、麻痒。可感觉又不是在皮肤上，抓痒毫无用处。有时候还会感觉像是有蚂蚁在骨头里爬，但却找不到具体的点。李阿姨只好不停地用手捶打双腿或者下床走动以缓解上述症状。为此，李阿姨经常失眠。一开始，李阿姨以为是白天太过劳累所致，可休息了大半个月后依然不见好转，李阿姨开始着急了，在当地医院四处就诊、检查，也没查出啥毛病。

最后，经人介绍，李阿姨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理精神科就诊。医生经过问诊，结合患者睡眠脑电图的检查结果，最终确诊李阿姨得了一种叫做

“不宁腿综合征”的睡眠相关性疾病。住院半个月，李阿姨的怪病就治好了，再也不用担心无处安置自己的双腿了。

中大医院心理精神科陈素珍医生介绍，“不宁腿”，顾名思义就是腿部不得安宁。双腿无处安放是典型症状，很多患者一到晚上睡觉时，腿就开始出现不适，如虫爬、酸胀、麻木等，有些患者会整夜失眠。据了解，该病在我国的患病率在0.7%至7%左右，可见于各年龄段。

据专家介绍，不宁腿综合征常与睡眠密切相关。因此建议白天不宜过多睡眠或过多服用咖啡、浓茶等影响夜眠的饮料；入睡前可用温水泡脚、进行腿部按摩等。

京沪高铁G6次列车遇故障 半路停驶，乘客被迫换车

快报讯（记者 刘伟娟）昨天，南京开往北京的高铁G6次列车，行至滕州东站时发生故障，列车晚点约两个半小时。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，列车故障后没有维修好，然后倒车到枣庄站，再换车前往北京。

昨天上午10点零7分，网友“@社安”发帖称，上海虹桥往北京南站的高铁G6次，因为故障在滕州东站停了快半小时。记者了解到，G6次上午7点从上海虹桥站始发，开往北京，沿途停靠南京南站和济南西站。

随后，记者联系到车上乘客赵先生。赵先生称，故障发生

时，大概是10点左右。当时，列车停了，电也停了。大约20分钟后，车厢内恢复供电。赵先生告诉记者，不久就有工作人员来抢修，但是一个半小时后，还没有修好。车上工作人员解释称，列车发生牵引故障，牵引系统断电。

大约11点半，G6次列车开始载着乘客倒行。10多分钟后，G6次倒行至枣庄站。在枣庄站，列车工作人员组织乘客换车，然后前往北京。原本应该中午11点55分到北京南站的，结果，赵先生于下午两点半左右才到北京。

野生狗獾钻进小区垃圾桶



狗獾缩在垃圾桶里 市民姚先生供图

快报讯（见习记者 马万里 记者 蔡梦莹）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昨天上午7点多，家住南京建宁路的姚先生，刚出家门就发现小区垃圾桶里面藏着一个从没见过的小动物。后经确认这是一只野生狗獾，目前已被送往红山动物园。

市民姚先生告诉记者，这个小家伙全身皮毛呈灰黑色，嘴巴又尖又长，尖利的牙齿露了出来，身长约五十厘米左右，全身散发出一阵腥臭味，有些

难闻。目前，它已经被送往红山动物园野生动物救助中心。该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：“从它的毛色和皮毛来看，它之前的采食状况一直不错，整个身体显得有些胖。”从目前的检查来看，它没有外伤，不论是吃东西还是精神状态都挺不错。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，狗獾属于鼬科动物，一般在春、秋两季活动，性情凶猛，挖洞而居，属于杂食性动物。它已被列入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录。